

盧元駿 註譯

新序今註今譯



盧元駿註譯

新序今註今譯

天津古籍出版社

新序今註今譯

盧元駿 註譯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和平區湖北路27號)

新華書店天津發行所發行

北京石景山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12 5/8 印張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1,800 册

書號: ISBN₇ - 80504-061-3/K·17

定價: 8.80 元

影印說明

新序一書，西漢劉向撰，隋書經籍志著錄爲三十卷，錄一卷。流傳至今者只有十卷。書中採集了傳說時代舜、禹到漢代的故事，分門別類地加以編排。材料來源，皆出自前人著述。對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史記、戰國策、荀子、韓非子、春秋左傳等書採摘尤多。但有些事，與前代諸家記述不盡相同。宋代高似孫子略曾言「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人向筆，採摘不遺」，這雖然有過分溢揚成分，但于此也可以窺見本書的價值。

近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盧元駿先生的新序今註今譯，是一部質量較好的讀本。現影印出版，以饗讀者。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九月

卷頭語

一 新序之作者

新序一書，歷年來多稱出自劉向，考班固漢書藝文志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並注云：「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楚元王傳亦云：「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晉書陸喜傳云：「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爲自敘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是漢書、晉書均以劉向著新序。惟司馬貞史記商君列傳索隱則云：「新序是劉歆所撰」。按歆爲向子，司馬貞所說，不知何據？

今考新序雜事第四末則，有「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云云，又宋本說苑敘錄云：「所校中書說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讐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滯，或上下謬亂，難分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今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號曰說苑。」據此可知新序實出於劉向，司馬貞之說非也。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漢宗室，爲漢高祖同父少弟楚元王交九世孫。生於漢昭帝元鳳四年（公元前七七年），卒於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六年），享年七十二歲。既冠，爲諫大夫。宣帝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向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專積思於

經術，晝誦詩書，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累遷給事中，坐事免。復起，更名向，拜爲郎中，遷光祿大夫，校勘中央所藏秘書。數上封事，以陰陽休咎論時政得失，語甚切直。元帝時爲中壘校尉，時外戚王氏擅權，帝數欲用爲九卿，爲王氏及諸大臣所扼，不得重用。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所著別錄，五經通義，說苑，新序，列女傳，列仙傳頌圖，洪範五行傳論等書。事蹟詳見於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後。今人錢穆著有劉向父子年譜（見燕京學報第七期），可供參考。

二 「序」與「著」「撰」之分

「序」與「著」「撰」之意義不同。前言，漢書與晉書皆謂新序爲劉向所著，漢書並言「序」、「著」，蓋含糊其詞。而隋志於新序、說苑、列女傳三書皆云「劉向撰」，後世遂沿襲其誤。

其實新序不始於劉向。羅根澤云：「向於說苑、列女傳皆曰『校』（說苑敘錄曰：『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初學記二十五及太平御覽七百一俱引劉向別錄云：『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然則二書、劉向時已有成書，已有定名，故劉向得讀而校之，其非作始劉向，毫無疑義。惟新序一書，敘錄久佚，無從考證。然說苑敘錄言『除去與新序復重者』云云，則新序亦當時已成之書，非自劉向撰著。

張心澂亦云：「『某某所序』卽今所謂『某某編輯』，如說苑有由向增入者，可云『某某編撰』。唐長孫無忌撰隋書經籍志，於新序、說苑、列女傳三書，皆云『劉向撰』，宋曾鞏序新序曰：『向之序此書。』序說苑曰：『劉向所序。』是也。曰『撰』曰『著』者非。」

據此，則可知新序爲劉向所編，實不始作於劉向。

三 本書內容及其來源

今本新序分十卷。惟隋志載新序三十卷，錄一卷；唐書藝文志同。曾鞏較書序則云「今可見者十篇」。可知今本新序，蓋爲宋時之遺本。

綜其內容：卷一：雜事第一，計十九則；卷二：雜事第二，計十九則；卷三：雜事第三，計六則；卷四：雜事第四，計二十八則；卷五：雜事第五，計三十一則；卷六：刺奢第六，計十一則；卷七：節士第七，計二十九則；卷八：義勇第八，計十四則；卷九：善謀第九，計十一則；卷十：善謀第十，計十五則。合計十卷，共一百八十三則。

全書所取，大抵多採摘百家傳記而成，其中尤以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史記、戰國策最多，各佔三十則以上，其他如春秋三傳、荀子、韓非子、晏子等書，皆在徵引之列。可知新序各則，均事出有據，而考其所引文辭，亦大抵相同。故崇文總目云：「所載皆戰國、秦、漢間事，以今考之，春秋事尤多，漢事不過數條，大抵採百家傳記，以類相從，故頗與春秋內外傳、戰國策、太史公書互相出入。」此其大略也。

四 新序之中心思想

新序之主旨，在於推明古訓，而歸於道德仁義。故高似孫子略謂：「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採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畫者，盡在此書。」茲略爲歸納分析如下。

甲、論治國之道

一、聖賢以正率天下，君正則萬衆拱之，天下化之。例：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郟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雜事第一）

二、良君賞善而除患，毋使失性。愛民如子；民必愛之如父母。若縱其淫而棄其性，則必爲其民所出。例：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廟，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爲？」公曰：「善。」（雜事第一）

三、爲政者必廣聽輿論，善者行之，惡者改之，以興仁政。若防民之口，勝於防川，大決之後，將不能救。例：

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

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棄之也。」然明日：「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雜事第四）

乙、論任賢

一、治國以人材爲本，故明君必敬禮賢人，得賢國乃興，而敵不敢犯，失賢則戰亂生而國危。例：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似雷，號呼則動地，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生死，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雜事第五）

二、必進賢而退不肖。孔子曰：「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也。」故仁君必退諂諛，四關公門，招進直言之士。例：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眈，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

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高處，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雜事第一）

丙、賢臣之標準

新序一書取載忠臣義士，常以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爲標準，認爲忠臣義士，大義當前，必視死如歸。茲分述之：

一、忠臣必極諫，例：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節士第七）

二、賢士不畏死，例：

陳恒殺其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義勇第八）

三、不仁不義，雖得天下不爲。例：

白公勝將殺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勸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

此是也。」易甲笑曰：「子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義勇第八）

上舉三義，乃新序一書之中心思想。其曰治國，則必爲人君者率之以正，賞人之善，博采民隱，而師事之，國乃可治。其曰任賢，則必爲君者，能知賢善任，敬之禮之，以興國政，以抑強鄰。而退不肖，乃克免於戰亂。故新序一書，其爲興教化，宏治道者，豈惟爲漢規畫，亦足爲萬世致太平也。

五 新序之謬誤

新序之謬誤頗多，昔人攻擊劉向之說，莫先於劉知幾，其史通雜說云：「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傳及新序、說苑、列女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僞辭，非其識不周而材不足，蓋以世人多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實，書生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造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考說苑亦劉向所編，所錄皆軼聞瑣事，爲劉向較讐書籍時，「除去與新序復重者」而成書，凡二十卷，但其間與新序混淆者，卽不一而足。如卷一楚共王有疾條，說苑君道篇作「楚文王」，筦蘇作「筦饒」。又卷一楚威王問宋玉，而卷五則謂宋玉事楚襄王，威王，懷王，與襄王爲祖孫三代，時代相隔久遠。故

黃震黃氏日抄曰：「鴻鶴六翻之喻，新序以爲固桑告晉平公，說苑以爲古乘告趙簡子。不屑扶君之事，新序以爲虎會事趙簡子，說苑以爲隋會事晉文侯。君不能改士之說，新序以爲大夫對衛相，說苑以爲田饒對齊相。宗衛解衣就鼎以諫佛胥之說，新序以爲田卑，說苑以爲田基。是二書定於一人，而自爲異同。」

又新書所載之時代姓名，亦不免有與諸書抵牾之處。葉大慶考古質疑摘其昭奚恤對秦使者一條所稱司馬子反在昭奚前二二十年，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則後昭奚恤二二十年，均非同時之人。又摘其誤以孟子論好色好勇爲對梁惠王，皆切中其失。

六 結 論

新序所記事蹟，謬誤固多，但此書乃采自百家傳記成書，一仍古書原文，故不得以此訾向也。且一書有一書之宗旨，向固儒者，其書亦儒家者流，但求合乎儒術無悖於義理足矣，至於其中事蹟，皆采自古書，苟可發明其義，雖稍有違失，固所不廢，故嚴可均鐵橋漫稿書說苑後云：「向所類事，與左傳及諸子間或抵牾，或一事而兩說三說兼存，韓非子亦如此。良由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不必同李斯之法，別黑白而定一尊，淺學之徒，少見多怪，謂某事與某書違異，某人與某人不相值，生二千載後而欲畫一二千載以前之事，甚非多聞闕疑之意。」

又朱一新無孔堂答問亦云：「諸子書發摭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說。劉子政新序說苑，冀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而止，亦不復計事實之舛誤。蓋文章體材不同，議論之文，源出於子，自成一家，不妨有此。若記事之文出於史，考證之文出於經，則固不得如此也。」此真能知古人寫作之例矣。

新序今註今譯 目錄

卷頭語	一
雜事第一	一
雜事第二	三七
雜事第三	七九
雜事第四	一一一
雜事第五	一五三
刺客第六	一九八
節士第七	二一三
義勇第八	二六六
善謀第九	二八四
善謀下第十	三二六

雜事第一

一

昔者，舜^①自耕稼陶漁^②而躬孝友^③，父瞽瞍頑^④，母嚚^⑤，及弟象傲^⑥，皆下愚不移^⑦。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⑧，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⑨，年五十猶嬰兒慕^⑩，可謂至孝矣。

【今註】①舜，姓媯，名重華，相傳是古代五帝之一。國名虞，故亦稱虞舜。舜爲諡號，諡法謂「仁聖盛名曰舜」。②耕，翻土的意思。人耕曰耕，牛耕曰犁。稼，種穀。陶，作瓦器。漁，捕魚。③躬，親自的意思，假借爲恭敬的恭。④瞽瞍，通稱瞽叟。孔安國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叟。叟，無目之稱也。」頑，無知識而妄爲之意。⑤嚚（ㄩㄣˊ），口不道忠信之言。⑥象，舜的同父異母弟。舜母早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傲，輕慢。⑦下愚不移，下愚，即智慧低下。論語陽貨篇：「唯上知與下愚不可移。」註：「下愚不可以使強賢。」⑧浚（ㄐㄩㄣˋ），抒。取出井底泥土，使井加深。塗，杜塞孔穴。廩（ㄌㄧㄣˇ），穀藏稱倉，米藏稱廩。⑨號泣，痛哭，無聲出涕爲泣。⑩慕，思念父母，此謂像小孩追隨父母而啼。

呼。孟子萬章上篇稱「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今譯】 從前，帝舜除了自己親身耕種農田，製造瓦器之外，還要親自到河裡捕漁，來奉養父母，而且非常孝順，對朋友又很友善。他的父親名字叫瞽瞍，生性頑固，母親又不講忠信，弟弟象則更傲慢，都是智慧低下，無法教化的人。但帝舜還是極盡孝道，恭恭敬敬地奉養他們。有一次，瞽瞍和象設下陰謀，騙舜下井去挖泥土，等他下去後，然後趁機在上面用石頭填塞水井，想活活埋死他；又有一次，瞽瞍和象，叫舜修補米倉，等他上去後，他們就把梯子拿走，然後偷偷地在下面放火焚燒米倉，想把他燒死。但帝舜很機警，兩次都逃出來，倖免於難。帝舜的父母和弟弟對待他雖然都這樣心狠手辣，可是他不但埋怨他們，反而更加孝順。每次到田裡耕作的時候，常常對着天上呼號或低泣，活到五十歲那麼大年紀，還像嬰孩那樣思念父母，他可以說是一個頂孝順的人了。

故耕於歷山^①，歷山之耕者讓畔^②；陶於河濱^③，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④；漁於雷澤^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⑥。北發渠搜^⑦，南撫交趾^⑧，莫不慕義，麟鳳在郊^⑨。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座^⑩。」舜之謂也。

【今註】 ① 歷山，地名，在今山東省濮縣東南。 ② 畔，田界。 ③ 濱，水邊。 ④ 窳（ㄩˇ），器

不堅緻。苦窳，是粗製濫造，不堅固精緻的意思。⑤雷澤，本名雷夏澤，在今山東省濮縣東南，接荷澤縣，早淤。⑥蠻夷，古時稱呼四方邊境未開化的民族爲蠻夷。如細分之則東曰夷，南曰蠻，西曰戎，北曰狄。⑦渠搜，古時西戎之國，漢置渠搜縣，在今蒙古境內。⑧交趾，指五嶺以南一帶地方而言，漢置交趾郡，始專指今安南北部之東寧州。⑨麟，獸名，牡曰麒，牝曰麟，似鹿而大，牛尾馬蹄，有肉角一，背尾五彩，腹毛黃，不履生草，不食生物。鳳，鳥名，雄者曰鳳，雌者曰凰。古時稱麒麟爲祥獸，鳳凰爲瑞鳥，聖王出則見。⑩見孝經感應篇。弟，同悌，謂善事兄長，或兄弟相善之意。

【今譯】 所以他在歷山耕種時，歷山一帶的農夫都紛紛爭着把田地讓給他耕種；在河邊製造瓦器時，河邊的陶匠所做的陶器，都變得堅固耐用，精緻美觀；在雷澤捕魚的時候，雷澤的漁民，也把每日捉到的魚，都拿來平均分配。後來大家都推選他做皇帝，來治理國家，因此，天下所有萬物，無不普遍受到他的德化。四方未開化的蠻夷民族，都來向他歸服。於是他開發了北邊的渠搜，安撫南方的交趾國，天下各國，都仰慕他的恩義，甚至連麒麟和鳳凰之類的祥獸瑞鳥，也同時出現了。所以孔子說：「孝順父母，愛護兄弟到極點時，真誠所至，連神明也受他感動，天下萬物，也都會蒙受到他的恩澤。」就是稱讚帝舜而說的話了。

孔子①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②，闕黨之子弟畋漁③，分有親者多，孝以化之也

。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④有沈猶氏者^⑤，日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⑥，慎潰氏奢侈驕佚^⑦，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⑧。孔子將為魯司寇^⑨，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⑩，慎潰氏踰境而徙^⑪，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⑫，齊^⑬人歸所侵魯之地^⑭，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⑮。」

【今註】①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我國至聖先師，主張有教無類，門下有弟子三千。②闕黨，地名，即闕里，是孔子的家鄉，在今山東省曲阜縣城中。孔子家語說孔子最先在此地教學。③畋（去一弓），田獵。④魯，國名。在今山東省兗州府至邳泗境內。⑤沈猶氏，人名。⑥公慎氏，人名。⑦慎潰氏，人名。奢侈，謂揮霍無度。驕佚，謂傲慢任性。⑧鬻（山），賣也。豫賈（《X》），謂先以賤價買入，再用高價賣出。⑨司寇，官名，古時六卿之一。魯定公九年，孔子任魯大司寇。⑩出，離棄也。古時出妻有七個條件，稱為七出，淫蕩是其中之一。⑪徙（丁一），遷移。⑫季孟，人名，指魯國大夫季孫氏，孟孫氏。郈，地名。在今山東省東平縣境。費，地名。在今山東省府寧道。定公十二年春秋經：「叔孫州仇帥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隨費。」⑬齊，國名。在今山東省。⑭魯定公十年，齊景公懼孔子之德行，歸還齊所侵魯之鄙